

南炳文 吳彥玲 輯校

輯校萬曆起居注肆

南炳文 吳彥玲 輯校

輯校萬曆起居注

肆

萬曆

三十 年

萬曆三十年正月壬寅^①，朔，以正旦令節，賜輔臣沈一貫上尊珍饌。又特賜燒割一分、酒飯一卓、甜食三盒、伏薑一盒。又賜景惠殿收回祭設三卓。

①壬寅 “壬寅”
當作“甲午”。

七日庚子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東宮開講事。准禮部手本，行翰林院遴選侍班、講讀、校書、侍書等官，備行到閣。臣惟東宮侍班、講讀等官，見在原有設員，今冊立禮成，奉旨增選。照得侍班官四員，見在有二員，校書官二員，見在俱無，以上合置四員。講讀官原設六員，見在止五員，合補一員。侍書官原設二員，見在俱有。臣推得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、周應賓，俱堪充侍班官，與曾朝節、范醇敬一同侍班。原任講官國子監祭酒方從哲，堪量陞詹事府詹事，兼翰林院侍讀學士，仍充講讀官，與唐文獻、黃汝良、董輝、蕭雲舉、莊天合一同講讀。翰林院侍讀史繼偕、編修楊繼禮，堪各以原官兼司經局校書，見在侍書官禮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茅闡詩、通政司知事羅萬英，各以原官兼司經局正字，充侍書官，仍各分班供事。其曾朝節歷任侍郎，既及八年，侍班勤勞，歲月又久，似合加陞職銜供事。俱乞敕下吏部，查覆施行。至於閣臣提調一節，臣查得舊例不一，有云輔臣每日一員輪侍者，有云初講之時，連侍五日，以後每月三、八日輪侍者。近年皇長子初出講時，奉旨連侍三日，以後每月初三、十三、二十三輪侍，至今遵行。臣惟每日輪侍，誠爲太煩，若今典禮加祥，閣員又備，應否仍前十日一輪侍，或每月三、八日輪侍，伏乞聖明裁示，以便遵守。臣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”奉聖旨：“東宮開講，侍班、講讀等官俱照隆慶六年例行。內方從哲係告病去，還着另推見任的一員供事。其卿等提調，十日一輪侍。吏部知道。”

十四日丁未，以立春令節，頒賜上尊珍饌。

二十二日乙卯，命定國公徐文璧充正使，大學士沈一貫充副使，詣皇太子妃府，行納採、問名禮。

皇帝製諭錦衣衛指揮僉事郭維城：“朕肇建儲貳，懋衍宗祧。惟化理之原，莫重彝倫之始，乃命簡求淑哲，作配元良。今遣使持節以禮採擇。欽哉。故諭。”

右納採

皇帝製諭錦衣衛指揮僉事郭維城：“朕惟婚姻之道，大倫之本。贊修內政，必咨名家。特遣使持節，以禮問名。尚佞性來聞。欽哉。故諭。”

右問名

二十三日丙辰，定國公徐文璧、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謝恩事。臣等伏蒙欽命，充正副使詣皇太子妃府行納採、問名禮。除已復命外，遵依儀注，開有禮從勞幣等儀，臣等謹領酒飯各一卓、綵幣各四端。不勝仰戴天恩，感激之至。謹具本恭謝以聞。”奉聖旨：“覽卿等奏謝，知道了。禮部知道。”

二十五日戊午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恭照東宮開講在邇，增設擬補侍班、講讀等官，該臣疏名上請，昨奉聖旨：‘東宮開講，侍班、講讀等官俱照隆慶六年例行。內方從哲係告病去，還着另推見任的一員供事。其卿等提調，十日一輪侍。吏部知道。欽此。’臣仰體聖意，除各官俱照見在供事，惟講官尚缺一員。今方從哲奉旨另推，臣推得見任詹事府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郭正域，堪與唐文獻等一同講讀，合候命下，令其欽遵供事。臣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”二十七日奉聖旨：“是。”

二十九日壬戌，皇太子初御講筵，如儀。

是日，傳諭皇太子：“喜事近臨，三十日起暫免講學。”

萬曆三十年二月甲子，朔，以祭三皇於景惠殿收回祭設，賜輔臣三卓。

二日乙丑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日講事。先該題奉欽依，每年開講日期，於二月上旬擇日恭進講章，以後接續每日進呈。奉聖旨：‘是。欽此。’今臣謹擇本月二十一日恭撰講章，照常進覽，謹具題知。”奉聖旨：“是。”

三日丙寅，補賜年節，輔臣一貫銀五十兩、綵段四表裏，及講官朱國祚等二員有差。

六日己巳^①，恭視寫皇太子妃冊文，頒賜輔臣花紅。

①己巳 “己巳”
當作“己巳”。

七日庚午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臣惟人主以安社稷、靖萬民爲本務，以設官分職、率作考成爲要務。牧民之道，譬之牧牛羊然。今有牛羊於此，而不寄託於人以爲之牧，則盜賊之所竊，豺狼之所噬，存者幾何？更望其蕃育乎？惟民亦然。人主不能自牧，而分寄於百官以爲之牧。苟寄之不得其人，與不得其法，則閭閻之盜賊，山澤之豺狼，盡是也，而民何以生？其究不使民盡化爲盜賊、豺狼不已也。若是，則萬民不靖，而社稷將危，不利亦大矣。故有一官，則有一官之職，官不可使不備，而職不可使不舉。官闕而不備，責在銓衡之臣，職溺而不舉，責在紀綱之臣，而振率銓衡之臣與糾處紀綱之臣，是誠明主之事，非可聽其因循敝壞、而無精明暉曄之觀也。此者皇上建彝倫之極，備孝慈之行，奠萬世之本，開有道之長，天下臣民欣欣，思見德化之成，而猶此跂望莫有慰心者，惟是仁心仁政猶未周浹故耳。今所謂銓衡之臣，吏部是也，所謂紀綱之臣，都察院是也。往之爲部院者，率多不職，宜謂^②聖心之所厭棄。自頃以來，皆爭自濯磨，仰承休德，以愛君體國爲懷，以徇私滅公爲戒，臣樂與之共事，庶幾治平。故諸臣有違闕，臣不敢不儆戒於下以相成，而諸臣有湮鬱，臣不能不道達於上以相助。臣

②謂 “謂”當作
“爲”。

觀吏部之所苦者，莫苦於推補之未盡，而都察院之所苦者，莫苦於差遣之不敷。此皆國家之忠計，皇上之所宜體亮者也。蓋推補未盡，則莫爲之委任責成，而誰任司牧之寄？差遣不敷，則莫爲之稽程舉刺，而牧職亦不能舉。揆厥所由，乃部之失於銓衡，而院之失於綱紀，咎將安辭？能不爲明主瀆乎？臣願皇上俯憐其心，而允其推補各官及考選科道之請，使百職皆充，而牧養有寄，誠急務也。今正月丁巳夜，火星逆行入太微垣，占爲兵起，有災，天下大擾。臣睹茲憂懼，啟處失圖。今東倭西播，幸已蕩平，北虜納款，甘涼屢捷，遼東、延綏亦就羈絆，四方初脫，湯火之危，而財匱民窮，瘡痍未起，方當與斯民以清靜寧一之福，何堪再罹兵災？至於天下大擾，臣中宵起遠階除，不能待旦。伏計皇上爲社稷萬年主，宵旰憂勞，更當倍蓰，臣思所以解煩釋結，有備無患，敢以此言進。惟御墨一灑，而惠澤普沾，轉災爲虞^①吉祥，化呻吟爲謳歌，易易矣。臣無任倦倦。”

①爲虞 “爲虞”當作“虞爲”。

②未 “未”當爲“惟”之誤。

③嫻 據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三六八，“嫻”下當有“習”字。

④詳 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三六八，“詳”作“祥”。

⑤實 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三六八，“實”作“宜”。

⑥予 予《明神宗實錄》卷三六八，“予”作“于”。

八日辛未，冊封皇太子妃。制曰：“朕未^②儲貳，天下之本，婚姻，王化之綱。法陰陽以肇人倫，禮光正始。求窈窕以承內職，思在進賢。既得令儀，爰頒顯命。咨爾郭氏，粹姿婉娩，懿德溫良。毓自名門，嫻^③詩書禮樂，教於師氏，敬修鼙帨珩璜。河州之聲應其諧，渭渙之文詳^④允葉。是用遣使持節，冊封爾爲皇太子妃。於戲，我祖宗家法甚飭，蓋遠邁於漢唐，我聖母壺範尤端，即當今之任姒。爾既孚於鳳卜，實^⑤交徹乎雞鳴。弼贊元良，明章婦順。佑開胤祚，廣衍坤生。風咏於歸，助我國都之教。雅歌好合，順予^⑥父母之心。祇服訓詞，懋膺多福。”

九日壬申，行納吉、納徽禮。

十三日丙子，皇太子親迎婚禮成。

十四日丁丑，以皇太子婚禮，賜輔臣茶飯一卓。

十五日戊寅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昨該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傳奉聖旨，召太醫院使徐文元等進宮診視聖脉。臣聞之不勝紓鬱。隨從徐文元等細詢病原，云是積痰在內，寒熱相激，以致聖體煩熱，頭目眩痛，嘔逆惡心，寢歇不寧。宮庭咫尺，阻奉天顏，痾癢相通，瞻依彌切。臣惟皇上稟氣甚厚，福壽齊天，區區陰陽，豈能爲患？但今仲春節下，寒沴之餘威未解，而疆陽之游氣已升，稍失調護，則寒熱相激，鬱而生痰，眩暈嘔惡，皆由於此。臣聞之醫家，痰火之症，多屬於有餘，而有餘之症，相乘於不足，一切飲食起居嗜欲喜怒皆寒熱之媒，能生痰助火，不可不慎。伏望皇上順時節宣，無令外侵，隨事葆嗇，無令中滑，則無妄之疾自然勿藥有喜，而萬萬年無疆之算等乾坤而並日月矣。臣下情無任惓切，謹具題恭候萬安以聞。”

十六日己卯，以皇太子婚禮成，禮部請上陞殿受賀，有旨：“免”。皇太子奉命於文華門受羣臣行四拜禮。

是日巳時，上急召輔臣及部院等官至仁德門，獨召輔臣一貫入啟祥宮後殿西緩閣。時中宮、翊坤宮皆養痾不侍側，聖母南向立，稍北，上具冠服席地坐，稍東，偏西南向，皇太子、諸王羅跪於前。一貫叩頭起居畢，上曰：“沈先生來，朕恙甚虛煩，享國亦永，何憾？佳兒佳婦今付與先生，先生輔佐他做個好皇帝，有事還諫正他，講學勤政。礦稅事，朕因三殿、兩宮未完，權宜採取。今宜傳諭，及各處織造、燒造俱停止。鎮撫司及刑部罪人，前項都着釋放，官各還職。建言得罪諸臣，俱復原職。行取科道，俱准補用。朕見先生這一面，捨先生去也。”一貫呼萬歲稱謝，且言：“聖壽無疆^①，何乃過慮如此？望皇上寬心靜養，自底萬安。”因不覺失聲。皇太后、太子、諸王皆哭。上遽起就牀。一貫再奏云：“六部尚書求去者三，望皇上諭令視事。”上曰：“兵部尚書田樂、戶部尚書陳蕖，俱令即出供職。工部尚書楊一魁，不塞黃烟口，衝動祖陵，着革職爲

① 疆 明抄本作“疆”，誤。通行本作“疆”，是。

①千 明抄本作“千”，是。通行本作“千”，誤。

②彊 “彊”當作“疆”。

③取 “取”上當有“行”字。

④臣 “臣”字當作“道”。

民。”一貫復叩頭領命。即出擬旨以請。具題云：“今十六日，伏蒙皇上召臣於啟祥宮後殿西廄閣，面奉聖諭。臣謹擬旨一道，傳各衙門遵行，以光聖德，以增聖壽。臣謹具題。”擬上聖諭：“開礦、抽稅，爲因三殿、兩宮未完，帑藏空虛，權宜採用。令傳諭，各處礦稅、織造、燒造，俱着停止。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，都着釋放，官各還職。建言諸臣，都着復職。行取科道，俱着補用。兵部尚書田樂、戶部尚書陳蕖，俱着即出供職。工部尚書楊一魁，失塞黃堦口，衝我祖陵，着革職爲民。該部院知道。”

是日，大學士沈一貫又題。“今日聖體違和，特召臣入宮面諭。皇上諄諄誨臣之言，臣心以爲，萬萬景福無彊^②，何至過慮如此？惟諭停礦稅諸務，釋放各項犯人，收錄建言諸臣，補用取^③科臣^④，留用戶兵二部尚書，而令工部尚書楊一魁爲民等事，此實皇上如天至仁，臣當奉行。隨即擬旨恭進，伏候賜覽即發。幸甚。臣仰見聖容精彩，略無滯氣，聖恩周詳，允皆正理，占知微恙旦晚必瘳。昔之人主，有發一善言而災星退舍者，況皇上一召見之頃而諸弊悉釐，百廢具舉，盡收天下之萬善，天神福祐豈有量哉？凡人舉一惡念，則凶星煞曜將畢隨之，舉一善念，則吉星福曜亦畢隨之。臣知今日聖念一舉，而天地萬靈皆當蠲災錫福，祖宗社稷無不呵護擁隨，所謂人所歌舞、天必從之者，此也。伏望寧神靜養，以承天庥。臣今晚宿直於朝房，以伸擁扈之私。恭候諭旨。謹具題知。”

是日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今日二更時，該長安門守門官遞到聖諭：‘開礦、抽稅，爲因三殿、兩宮未完，帑藏空虛、權宜採用。今着傳諭，各處礦稅、織造、燒造，俱着停止。其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，並蘇杭織造內官，有御用及婚禮袍服，俱着照舊。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，並織完絨疋、燒完磁器，還着原差內官押解進用。如有奸惡截阻，及驛遞應付遲慢着，指名參處。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犯人，都着釋放，官各還職。建言諸臣，都着復職。行取科道，俱着補用。兵部尚書田樂、戶部尚書陳蕖，俱着即出供職。工部尚書楊一魁，失塞黃堦口，衝

我祖陵，着革職爲民。該部院知道。欽此。’臣恭捧莊誦，不勝喜躍。臣正對羣醫，遍檢醫書，講求醫理，歷舉聖體所患以問之。具言：‘決無意外，不必深憂。蓋邪熱在內，不食無妨。四肢疼痛、夢寐不寧、目眩頭岑，皆一時邪火作梗，不爲危症。但觀神氣如何，若是凝定堅固，即係佳兆。’臣言：‘聖容粹和端肅，望之儼然，諭旨字字真確，有倫有敍，且藹然皆愛人利物之心、長久遠大之計。’羣醫抃手稱慶，共保無虞。況今明旨一下，所以造福於四海者無窮，普天率上，黃童白叟，歡欣踴躍，萬口同祝。天地神明有不聞聲感動、而陰相扶助者乎？臣得此羣醫之言，如獲萬金良藥，輒敢奉獻，以寬聖懷。惟皇上耐心寧思，靜攝溫養，脉理自調，邪氣自退，萬安之慶端有日矣。所奉聖諭，臣即傳各該衙門布告遠近，今共祈皇上萬萬歲壽。原帖尊藏閣中，傳之信史，得知大聖人作爲追出於尋常也。臣無任慶幸，無任禱望，謹具回奏以聞。”

十七日庚辰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昨夜恭奉聖諭一道，緣臣與各衙門俱在朝房直宿，當下悉知，捷於桴響，已傳行矣。茲蒙遣文書官取回前諭，臣敢不奉命繳還？但頃刻之間，四海已播，欲一一收回，殊難爲力。成命既下，反汗非宜，惟望皇上三思，以全盛德大業，以增遐壽景福。臣不勝忠愛之至。”

十八日辛巳^①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臣十六日恭承特召面諭，是時仰見天顏充粹，天語端莊，占知偶感易愈，適當復和，願皇上萬萬安心，無勞過慮。昨詣仁德門候問，聞夜來寧帖，不勝欣慰。至於今日，知益豫安。比誠天地百神默相顯助之徵也。臣竊念之，九闈閥嚴，百僚人衆不宜使之屢至大內，且當人心瞻望徊遑之日，尤宜鎮靜以安之。臣今不敢復率諸僚人問，但令各歸衙門辦事矣。惟臣一念狗馬戀主之誠，不能自己，伏望崇攝天和，省思省事，一意靜養，以凝泰禧。臣不勝惓惓祝願之至。謹具奏，恭候萬安以聞。”

①已 “已”當作“巳”。

二十日癸未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今日文書官劉用捧出聖諭：‘朕前眩暈，召卿面諭之事，且礦稅等項爲因兩宮三殿未完，帑藏空虛，權宜採用。見今國用不敷，難以停止，還着照舊行。待三殿落成，該部題請停止。其餘之事，卿再酌量，當行的，擬旨來行。欽此。’臣懸念聖躬，日夜瞻盼，得見近臣，恭詢動定，知已汗解，不勝喜躍。捧誦聖旨，輒此回奏。臣惟老子有言，身與貨孰多？蓋財貨乃身外之物，比夫軀命，不啻天壤之懸隔也。今聖體初安，豈盡復舊？政宜倍加崇攝，凝承天禧，安得以區區外物而妨內養？臣願皇上且勿以此事輾轉於懷，寧心澹神，保身保民，幸甚。容臣三思再奏。其事在不疑者，臣謹擬聖諭三道，惟即允發，預慰中外懸懸之望。臣無任懇切之至。”奉聖旨：“朕覽卿問安回奏，具悉忠愛懇切。已知道了。該部院知道。”

諭吏部、都察院：“朕惟行取科道，待命日久，況各差缺多，妨廢政務。你部院屢次列名擬職，朕已具知。可着即到任管事。仍具本題知。”

諭吏部：“朕惟建言得罪及因事詿誤諸臣，徵創已久，人才難得，不忍終棄。你部備查起用，復還原職。便具篤來看。”

諭刑部：“鎮撫司及你部犯人，凡係礦稅及建言詿誤的，都准釋放，各還職役。便開名奏知。”

二十一日甲申，乾清、坤寧宮與工，輔臣一貫恭視，賜茶。

二十二日乙酉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頃自聖體違和，犬馬私情不勝煩結，天顏咫尺，弗獲時奉起居。皇上一身，神靈所獲，羣臣百姓禱籲維虔，如天之福，何恙不已？惟望寧神靜志，省思慮，調藥食，以迓天庥。臣下情無任惓惓。謹具題恭候萬安以聞。”

二十五日戊子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臣比日阻奉天顏，私衷懸戀，不遑寧處。玄穹垂佑，萬福所歸。伏想聖躬日就清泰。

臣聞卻病之法，寧神爲要，藥餌次之。伏望皇上澄思遺累，怡養天和，以綏遐祉。臣不勝惓惓。謹具題恭候萬安以聞。”

二十七日庚寅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今日文書官傳出聖諭：‘發元輔。朕今日覽文書，內見太僕寺卿南企仲一本，不以君父爲重，專市私恩，新舊建言奉旨降革諸官，都不准復職。因礦稅干連人犯，都着刑部、鎮撫司照舊牢固監候，不許容縱。南企仲本當重處，姑且降一級調用，不許朦朧推陞。李戴、蕭大亨奉公守法，都着即出照舊辦事，不許煩辭奏擾。該衙門知道。欽此。’臣自瞻奉天顏以來，已經旬日，九重懸隔，無由數侍起居，依戀殊切。今日恭奉諭札，仰見御筆題封，精彩飛動，既占萬安。及捧誦聖諭，中間處分諸事，並慰留李戴、蕭大亨，益見思慮周詳，精神溢發，臣不勝慰藉。聖體初安，珍攝爲上，一切外事，皆當屏除。臣當傳示二臣，令其即出供職，勿爲煩辭瀆擾，以勞至尊。在皇上亦望澄思遺累，太虛順應，不復以瑣事實念，懋迓無疆之福。其建言得罪諸臣、礦稅干連人犯，聖心既加憫惻，德音必有沛時，恩在朝廷，誠非人臣所宜市私。惟望皇上以天地爲心，廣大爲德，無周臣下之煩言，久留已發之德意，則爲天下錫福赦罪，乃所以爲聖躬增福除災也。愚臣不勝惓惓。所奉諭札，臣即抄發該衙門奉行，尊藏原札閣中，以垂永久。謹具回奏以聞。”

二十八日辛卯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今日文書官傳出聖諭：‘諭內閣：朝廷開徵礦稅等項，爲因兩宮、三殿未建，帑藏空虛，權宜採用，昨已有諭。但傳聞未定，卿可傳示該部院，即便行文與各處欽差內官、並撫按等官，還部着照舊遵行，待三殿落成，題請停止。如有抗阻不遵的，一體治罪不饒。欽此。’臣惟今日之事，聖躬爲重，思慮動作所妨實多。宗廟、社稷之身，華夏臣民之主，伏望萬分琛^①愛。新愈之時，即一飲一食宜少不宜多，惟在聖心自加斟酌，左右前後諒不敢苦口節縮也。臣狗馬微忠，恨不能以身恭代，輒此附陳。奉所^②聖諭，臣宜

①琛 《敬事草》卷一一“琛”作“珍”。

②奉所 明抄本作“所奉”，是。通行本作“奉所”，誤。

①差馳 “差馳”
當作“差池”。

②何 “何” 當作
“可”。

傳行。但臣受皇上大恩，一有差馳^①，悔之無及，輒細籌而深計之，以俟聖裁。皇上既云罷止有時，何必多申諭旨？此諭若傳，不惟不能禁人聒擾，而適足以招人聒擾矣。皇上聰明如神，於此偶未加思耳。思之則知此諭雖嚴，部院能帖然遵奉、行文與各撫按乎？臣知其必執奏矣。彼撫按官亦豈能帖然遵奉而無後言乎？臣又知其必執奏矣。科道及南北兩京十三省官，亦豈能默默而已乎？臣又知其必執奏矣。是天下本無事，而朝廷自生事，出一題目與人做文字，誰不攘臂而起也？如此，則是臣方勸皇上靜養，而反至於增皇上煩慮。臣心何忍？臣罪何逃？人既聒擾皇上，亦心支章攻臣，不能一日事皇上矣。昨吏部、刑部止以請命未得，彈章隨之，皇上雖有明諭，猶皆閉門不出。二臣如此，臣身何^②知。臣身若經一攻，萬無苟容之理，此時恐動皇上一番氣惱，恐費皇上一番處分。臣不足惜，顧非國家之福也。是以展轉思維，未敢輕傳，以滋紛紛之口，而擾皇上之靜。伏惟皇上，再加斟酌，慎重絲綸。臣自知不肖，不稱任使，惟復別有處分，統惟聖裁。臣謹伏藁待罪請旨。”

萬曆三十年閏二月甲午，朔。

四日丁酉，恭視乾清、坤寧宮工程，賜輔臣一貫茶。

七日庚子，以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壽聖節，補賜輔臣一貫銀四十兩、綺絲三表裏，及講官朱國祚等二員有差。

十一日甲辰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印信事。准吏部手本，南京翰林院缺官掌管印信。臣推得原任翰林院檢討，今服闋王圖，資序相應，堪補前缺。伏乞敕下吏部，量陞右春坊右中允，掌管南京翰林院印。臣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”奉聖旨：“是。”

十五日戊申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恭喜聖躬萬安，集和凝粹。天地日月若重開朗，宗廟社稷若再奠維。宮庭侍衛抃手歡呼，百官萬民喜色相告。臣託在股肱，義同心膂，愛戴踴躍，倍萬恒情。仰惟皇上素精攝衛，博通醫理，萬祈益毖於新愈之後，謹調夫寢膳之節。申戒左右，時進箴儆。止聲色，薄滋味，禁嗜慾，平喜怒。神常恬淡，則憂患不能干，氣常清和，則容邪不能襲。臣觀昔人養生之論，大抵以虛靜和平爲要。如云‘養心莫善於寡慾’，又云‘養身者以煉神爲寶’，又云‘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’，又云‘養性者須先知自謹’，又云‘善養生者清虛靜泰養之以和’。此皆名哲之格言，尊生之妙訣也。唐臣柳公慶嘗自言：‘吾平生不以氣海暖冷物，熟生物，不以元氣佐喜怒。’故其享年八十有九。此尤可爲法。臣不勝犬馬戀主之私，敢爲區區美芹之獻。至於朝廷政務，諸司亦自支持。惟各處缺員尚多未補，治河錢糧無從處辦，此係當今最急，宜關聖心。又臣前者面奉聖諭回事，但蒙俯允行取，尚有三事未見舉行，致使日新聖德，久蘊而未揚，如天聖恩，久懷而未暢，天下歡忻歌頌之聲，又爲呻吟顰蹙之狀。殷勤德音，寶對臣發，鏤心刻骨，臣何敢忘，默而不言，現今慚負，非皇上所以厚望臣之意也。敢祈皇上於夜氣清明之時，虛心遠想：政事孰疵孰美？

何爲遜其美而徇其疵？利害孰少孰多？何爲捨其多而圖其少？知而不行，何取於知？過而不改，是謂之過。特施勇斷，爲世造命。此在聖心之自回，不待臣工之苦口。有如積習，難於遽捨，三事未即並行，亦乞次第敷恩，後先相望。行一事，天下亦戴一事之仁，寬一分，百姓亦受一分之賜。使饑渴望治之衆，水火倒懸之人，稍有慰心，猶存冀心，信朝廷無反汗之綸，頌明主有解網之日，祝祈聖壽，時萬無疆，詠歌聖名，昊天罔極。則豈但臣民之福，實乃皇上之福也。臣以多病微軀，獨當大任，憂時憂國，常切亂虞，既負隆恩，復乖素志，耿耿顧名之心，比之顧身賣重。竊以愚臣之心，仰揆聖主之心，大小雖殊，當不甚遠。如得早了三事，復完前美，釁孽不萌，太平如故，則皇上一日而與二帝三王並傳懿鑠，臣亦一日而得攀龍附鳳預沾榮光，上下同庥，君臣相悅，豈不亦千載一時大快事也？臣無任披瀝懸望之至。”

十六日乙酉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纂修玉牒事。照得玉牒屬藁，例該宗人府攢造新冊送閣，日久未到，無憑校錄。臣等開館以來，一切檢繕舊式，綜理規模，閣筆拱待。若不嚴催前來，分派謄錄，使各官員吏役人等，坐糜廩餼，臣實不安。乞敕宗人府作速趨開造送，不得仍前遲緩，有誤謄校。其本府節經奉旨參駁各長史改正文冊，及應用歷辦名役，亦宜徑移催取，不得因循玩愒，庶汗清有期，而在事員役免於素餐之誚矣。臣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”奉聖旨：“玉牒新冊，着宗人府上緊攢造，毋得遲緩。該衙門知道。”

十七日庚戌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今日伏蒙欽點吏工二部侍郎，到閣擬票，臣不勝欣喜，服皇上睿智知人之明，而賀朝廷得賢才之用也。其兵部侍郎尚未蒙點，意者所推係見在各部院及各巡撫，皇^①不欲輕動耶？臣竊觀其間，有積資積勞可備任使者一人，趙可懷是也，敢不避嫌疑，爲皇上薦之。按可懷係嘉靖四十四年進士，萬曆十年以副都巡撫福建，又巡撫順天、

①皇 據《敬事草》卷一一，“皇”下當有“上”字。

巡撫陝西，間住，起爲南京操江，二十二年陞兵部右侍郎，巡撫應天，入爲工部左侍郎。資望既深，閱歷又熟，不宜復出爲巡撫。但以舊年四月楚中變動，臣奉聖諭處分，倉猝之間，顧瞻廷臣，求其忠誠練達、決能輯寧重地、以寬聖憂者，惟此一人，故保舉以往。然本官已爲侍郎七年，爲巡撫二十年，仍令以侍郎、巡撫，不加一階，則臣時不暇慮及，即本官至今亦未嘗一言及此也。乃臣靜思，實爲缺事。況本官到楚，不動聲色而亂虞悉安，才誠兩合^①，不負委寄之重矣。多事之秋，兵樞之任，召還回部，惟此允宜。若念其微勞，是^①當照先年邢玠例，陞右都御史，管左侍郎事，尤見聖恩特注之重。臣非敢私於可懷也，求賢圖治，本臣職分，而況可懷之不遷，臣實爲之，又不得不爲亟請於皇上也。今楚地已寧，料無足慮，而得一賢臣在朝署間，裨益實爲不小。伏惟聖明鑒允，特賜簡用。臣不勝惶悚之至。”

十九日壬子，大學士沈一貫題：“爲日講事。伏睹皇上自臨御以來，典學時敏，《學》、《庸》、《語》、《孟》之外，五經則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俱已講過，見今《大學衍義》講章又將進完，相應接續。臣惟《春秋》係聖人筆削之書，可裨聖學，尚未進講。又惟我朝太祖高皇帝、成祖文皇帝，聖德神功比隆三五，嘉謨善政載在寶訓，皆可爲萬世子孫法程。或將兩朝寶訓進講，其於皇上羹牆之見，尤爲親切。伏望欽定一書，容臣率領講臣預撰講章，待《大學衍義》完日，接續進講。臣未敢擅便，謹題請旨。”

二十日癸丑，大學士沈一貫奏：“爲非分冒恩驚慚交集懇容辭免以安臣誼事。臣於本月十九日准吏部咨《爲欽奉敕諭事》，內稱：本部接出敕諭：‘敕吏部：寧鎮二次捷功，內閣輔臣運籌密勿，勞績可嘉，茲特加恩示酬。元輔一貫加少傅，兼太子太傅，蔭一子入監讀書，還賞銀五十兩、綵段四表裏，餘官如故，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。如敕奉行。欽此。’臣聞命自天，不勝感

①是《敬事草》卷一一“是”作“似”，疑是。